



导演王炎记忆里的烟台

姜磊

提起王炎导演，或许现在的读者朋友们多少会感到有些陌生，可要是说起他导演的影片《战火中的青春》《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老影迷们定会一拍大腿，高兴地竖起大拇指：“原来你说的是他呀！”上述这些优秀影片，曾一度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它们都出自王炎这位地道的烟台人之手。

1923年5月5日，王炎在烟

新设的《国语》《常识》和《三民主义》。虽然缺少了母亲的爱，但能够有机会读书识字，接受正统规范的教育，对于王炎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孩子的天性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在他们眼里，好玩的地方，或许才是最美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初的烟台，海边已有十几个国家设立了领事馆，西方国家纷纷在烟台开设洋行、银行，不仅控制了海上航运业，还垄断了进出口贸易。列强对



《战火中的青春》

台出生，父亲长年跑船，在一家日本轮船上任“买办”（相当于今天的采购员），一年到头不着家，随船游走在香港、上海、长崎、神户等地。王炎的母亲是商人的女儿，家里有些祖上传下来的房子，日子过得还算富裕。可惜好景不长，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和母亲的娘家人翻脸闹掰了，一气之下，父亲转卖了烟台的房子，小小年纪的王炎随父母一起，跨海搬到了大连。

迁居大连后，这日子过得可就大不如前了，一方面，物质上断了来自母亲娘家的接济，自然就有些紧；另一方面，王炎从精神上感到了来自周围的压力，他回忆说，在大连，凡是从山东过来的人都被当地人称作外来户——“海南丢”，即大海南边丢过来的人。搬到大连之后，母亲更加孤单，父亲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父亲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深陷毒瘾不能自拔，最终把娘儿俩丢在异乡，自己一人撒手西去了。还不太懂事的王炎，默默承受了太多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本不该承受的苦楚。在他渐渐长大的时候，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求人给娘家人写信，央求孩子的姥姥念在女儿不易，能够把外孙接回烟台老家读书。终于有一天，姥姥答应了，母亲赶忙花掉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张船票，小小王炎独自返回了生养他的老家——烟台。

回到烟台后，王炎被家人安排进一所“新旧合璧”的马路小学读书，他还记得，“在这儿，除了背诵《三字经》《千字文》，还要熟读中华民国建立后

在对这些曾在清朝受封“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的大炮们充满敬仰的同时，王炎也对清政府甘受屈辱，自己亲手弄沉了自己大炮的行径感到愤慨，他写道：“洋鬼子怕打沉了他们的兵船，硬逼着大清自己把它们弄坏了，我们既恨欺侮我们的洋鬼子，也恨甘当亡国奴的大清国。”

王炎爱逛书摊，最爱去的地方是烟台有名的大庙阅览室。“在那里不花钱就能看到上海的《申报》、天津的《益世报》和本地报刊。”读的书多了，王炎渐渐对艺术萌发了兴趣，常赖着姥姥带他到丹桂戏院看戏，他还不惜动用自己的那点儿压岁钱，到福禄寿电影院去看过几场“真事儿般”的电影，《乡愁》和《神女》。

当烟台街头的广告开始出现了中国兵在喜峰口长城上刀劈日本兵画面的时候，王炎已升入烟台省立中学读书，这是一所男女合校的新式中学，同学们爱国情绪激昂，不顾嗓子喊哑，经常在不同场合唱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王炎深受感染，并最终在一个天光未亮的拂晓，会同其他几位师生，心情复杂地离开了烟台，前往真正抗日的地方。那个彻夜未眠的夜里，王炎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同时又饱尝对亲人的依恋眷恋。他跑到姥姥家门前那个听得见潮声的小山坡上，掉下了眼泪。



王炎导演

很难说少年时的经历对于王炎日后的电影创作是否有所启蒙，但至少，在烟台逐步培养起的文艺方面的爱好，让他有机会在参军后，得以从八路军学兵大队被调入野战政治部宣传大队，也就是著名的星火剧社。就这样，漫长的岁月，王炎步履匆匆，从编写鼓词、快板开始，到创作秧歌剧、话剧；从在影片《光芒万丈》《赵一曼》中饰演配角，到担任成荫、汤晓丹等著名导演的副手，参与拍摄《南征北战》《怒海轻骑》；从独立执导电影《战火中的青春》《独立大队》，树立鲜明风格，影坛崭露头角，到奉献成熟稳健的《从奴隶到将军》《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北影厂版本），精雕细琢，闪耀影史……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从奴隶到将军》

心安之处 是吾乡

王维娴

怀念童年的心思一天天浓郁，是倦鸟恋旧巢，人老思故乡？女儿曾问，为什么我们是汉族不是蒙古族呢？蒙古族吃烤肉，住蒙古包多好玩。每个人从出生父母已注定你的族根，祖传的。

母亲东躲西藏生出计划外的我，两个兄台之后奶奶盼望的女孩，所以童年享了些清福，也享了些趣味。那时鸡鸭散养完全自立讨生活，鸡爱钻草垛找虫子吃，就窝下蛋。鸭在门前小河，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下海生活”，太多的“遗落民间”，故此没有像现在每早吃一个鸡鸭蛋的记忆。

我都怀疑小河里是不是有什么宝牵住了神，多年后经常梦见小河里那些个捡不完的鸭蛋啊！

喜欢兔子，是我的属相，那时候还没有兔八哥。喜欢小白兔，不喜欢黑和灰的。养兔子不是玩，靠卖兔毛和兔仔衬补家用，母亲给我留下喜欢的小白兔。

可悲的是这只小白兔丢了、没了、无影无踪，没围个栏圈养也没和那些兔子笼养。可劲哭，母亲好歹劝说又有窝兔子要下崽了，想着会有个一模一样的来就不哭了。

好多天后母亲把饭坐锅里让我添把火（热饭），先用松柴引火，烧几把渐旺时，不经意间锅底火口匆匆走出一只小黑兔，震颤失声，母亲认出是丢失的那只。帮它冲个澡，果然露出江山本色。我欢喜地抱着它走遍满疃，仿佛一场胜仗的捷报。

到现在我都纳罕，你说它钻到炕洞里除了烟熏也没有好吃的，怎么没饿死呢？真是令人欢庆的奇迹！

邻居家的两孩子大的比我大小的比我小，来我家玩每回不是顺手牵羊拿走我的毽子就是跳绳，小人书、滑石笔等，东西扬翻四处也没数。他们姐弟俩谁拿的我不知道，从未看见抓到人家手脖子，只是去他们家玩，总会看到跑在他们家窗台上，不敢吱声，脑子里没有偷东西的概念，再是怕人家两人一起说就是人家的，好像我诬陷，贼喊着贼似的。

不过现在想来，感谢我的不敢诘问，这样在彼此的童年都没有留下任何阴影，随着年龄渐长和上学不同级的疏离，他们也不再有这种行为的延伸。

二哥上班后，给我买副羽毛球拍，那时在村里是第一个，所以东头西头的孩子放学都聚在我家门口，进行你死我活的较量，常胜将军接受挑战，败将一拨换一拨，很有秩序，惹得收工的年轻人也来比量两下，热闹的场面已如白驹过隙。

常常走进梦里的，永远是老屋的模样、小河的清澈、童年的趣事。原来，心安之处是吾乡哦！

征稿启事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投稿邮箱：

xingzouyantai@126.com

